

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看「菩薩問明品」，第六正教甚深，勤首菩薩偈頌第六首：

【譬如赫日照。孩稚閉其目。怪言何不睹。懈怠者亦然。】

讀這些經文使我們非常的感慨，障緣太多不勝枚舉。勤首菩薩在此地舉了九個比喻，說明障緣之多，障緣之深，障緣之重，許許多多修學的人在這一生當中不能成就，讀了這些經文我們就明瞭了。可是最重要的意思，自己要常常反省，我有沒有這個障緣，這點非常重要。如果自己知道自己的業障，這才能懺悔，才能把業障除掉；如果自己不知道，那就是隨業流轉，哪有不退墮的道理！

這一首的比喻，這是第四個比喻，「閉目求見喻」，清涼大師為我們開示，註的文字不多。「智微識劣，喻彼孩稚」，就像孩童一樣，幼稚園的小孩確實智微識劣。我們在這個世間，甚至於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很豐富的學識，但是學佛，諺語所謂隔行如隔山，佛學裡頭是幼稚園。這個話早年我聽李老師說，李老師在慈光圖書館辦「大專佛學講座」，第一屆開班的時候學生只有四個人。我記得兩位是台大的，一位是師範大學的，另外一位是政治大學的，四個學生，年輕的學生，大概都是大學三、四年級的。頭一堂課老師就說了，你們在世法裡面是念到高等學府，大學生，可是你們要學佛，學佛你們是在幼稚園，那就不是大學生，幼稚園。上課的教室真的是在幼稚園，坐小板凳，在幼稚園上課，跟這個比喻很相應。

下面清涼大師說，如果就聞慧來講，「雖對明師，不肯諮決」。這個地方講的聞思修三慧，我們只可以說大乘，不能說菩薩。三慧裡頭淺深差別也很多，絕對的標準是法身菩薩，聞思修三慧他是

一次完成，不分階段的。那麼學大乘，初學的人真的是有階段，不是沒有階段。《華嚴》上說的「行布不礙圓融，圓融不礙行布」，行布就是次第，有淺深差別，圓融是沒有次第，淺中有深，深中有淺，淺深不二，這個很不好懂，這才真正是大乘佛法。譬如我們講淺的，初學的人下手，以世法來講，中國古時候兒童上學，中國古時候沒有幼稚園，而幼稚園就是家教，父母教！父母用什麼方法來教？身教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

周文王的母親太任，距離我們現在差不多三千年了，在那個時候她就懂得家教。我們相信家庭教育絕對不是從太任開始，太任再往前面推，文字上的記載，有明文記載的，堯舜就非常重視家庭教育。文字記載，太任懷孕的時候，就是懷的文王，她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非常謹慎。為什麼？影響胎兒。經典上所記載的，這個時候太任「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聞淫聲，口不說傲言」，就是傲慢的言語沒有。真正做到儒家所說的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」，她做到了，這就影響胎兒。所以文王接受教育，沒出世就開始了，你說這個根基多好。出生之後，這麼好的母親，讓他六根所接觸的全是正法，孝悌忠信，禮義廉恥，仁愛和平，六根所接觸的環境全都是這個。

這個要父母，父母要不教，小孩實在講稟賦相差不遠，正如《三字經》上所說的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這是孔夫子《論語》裡面講的。一切眾生性相近，習就要教了，從小讓他習慣成自然，習性與本性相應這就對了。本性是什麼？倫理道德是本性，堯舜那個時候教學的宗旨，是父子有親（親愛），君臣有義（道義）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就教這個。而且怎麼樣？人民都能夠做到。為什麼人民能做到？堯舜自己本身做到，真的是做得非常圓滿，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，一生當中沒有

違犯這個原則。所以後人稱他為至聖，中國人稱古聖先王，就是指的堯舜。到文、武、周公，文王、武王是父子兩代，周公也是文王的兒子，輔佐武王，聖人，這是我們一般講不是凡人。現在的話說，「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」，這八個字他們真的是當之無愧。

遇到了好的老師，不肯認真學習，不能常常向老師請教，這個錯誤。學問學問，學就是要問，你不問到哪學？「夫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」，其實我們讀了這些文字心裡很清楚，是不是孔子不知道？知道！知道為什麼問？就跟佛經上，你看文殊菩薩提出這麼多問題，文殊菩薩怎麼會不知道！為我們問的。給初學的人，給學者做個榜樣，做樣子，也就是現身說法教你怎樣學。你不問怎麼行？世出世法，德行、學問成就，它的順序真的就是佛法裡說的「信解行證」這四個字。信非常重要，對自己有信心，對老師有信心，對父母有信心，對自己所學的這個課程有信心，你才能學得好。當然疑問很多，斷疑生信，誰幫你斷疑？老師！傳道、解惑，惑是你的迷惑，他要幫你解除迷惑。可是你要問，世出世法的老師都一樣，你要不問他不說。你看佛經，這麼多的典籍，幾乎每一部經都有啟請的。那個啟請就是他提出問題問的，世尊為他解答，這樣記錄下來就成為經典。

可是也有無問自說的，那很少，那是例外。老師觀機，對學生的程度、根性了解得很透徹，有很重要的東西，知道你能夠接受，你可以學習，你問不出來，這種情形之下，老師不問也說。所以佛法裡，十二分教裡頭有無問自說，諸位看《阿彌陀經》就是無問自說。佛經翻譯的時候也有個體例，凡是這部經經題上冠上「佛說」，就是佛無問自說。為什麼有的經上冠上佛說，有的經沒有冠上佛說？譬如《華嚴經》就沒有佛說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沒有說「佛說大方廣佛華嚴經」；《妙法蓮華經》也沒有佛說，《金剛般若

波羅蜜經》也沒有佛說。為什麼有的經有佛說，有的經沒有佛說？這個初學都有問題。老師為我們講解，經文正宗分第一句話是佛說的，通常這個經題就安上「佛說」。第一句話不是佛說的，是弟子們啟請的，通常講這個經題上不用佛說，表示是有人啟請的。我們看看《大藏經》這麼多經典，沒有加「佛說」的多，有加「佛說」的比較少。這個我們就懂得了，經題上每個字都含著有意思在，不是隨便說的。

所以親近明師，你們諸位看這個「明」是光明的明，不是名氣很大的。名氣很大那是福報，不一定他智慧就大；智慧大也不一定會出名，真有大智慧，真有大德行，不出名，沒有人知道的，歷代高僧裡頭都有。出了名的是福報，名也是福，屬於福報。但是一般諺語說得好，名過其實沒有好處，應該是什麼？實至名歸，那你名氣再大沒有害處。如果說是名超過了實際，沒有好處，往往生傲慢，自以為是，這麼一來就墮落了。就是此地講的，為什麼不能成就？這是我們不能不知道。我們今天在這個社會上，如果小有名氣，你自己會不會感覺得很榮耀，感覺得現在人所講的「值得驕傲」？如果你有這種感覺，你就壞了，再向上提升難了，你的德能、你的智慧到底有多少？我相信不大。

為什麼？真正有學問、有德行的人，不要說是佛門，我們以世間法來說，儒家講的「學問深時意氣平」，一絲毫驕慢都沒有。真有學問，真有德行，對什麼人都有禮，真正是《弟子規》裡面所說的，懂得尊重別人，跟別人接觸必然是「怡吾色，柔吾聲」，說話溫柔，容貌歡喜。像彌勒菩薩（布袋和尚）一樣，笑面迎人，這是有德行、有學問的；板起面孔，傲慢的樣子，這個人不是有真正德行，也沒有真正的學問。夫子《論語》裡頭記載，夫子有句話說得很好，他是用比喻說，譬如這個人他的德行、他的才幹像周公一樣

，如周公之才之美，這是夫子讚歎。夫子一生最佩服的是周公，他也很想學周公，沒有緣分，周遊列國目的在此地，沒人用他。他說這樣的一個人，「使驕且吝，其餘則不足觀也」，這個人傲慢、自以為了不起、吝嗇，夫子說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德行，不是真的學問。

如果是真學問、真德行，接觸大眾一定是和藹可親，每個人看到你跟你接觸的時候，歡喜你，尊重你，也畏懼你，大人之德。所以讓人家見到你生敬畏之心，敬是敬愛，我們一般講又喜歡你，又怕你，那真正是大德大能，真正有學問。所以遇到明師，明師就是真的有智慧、有德行、有修養，在佛法裡面講有修有證。遇到這樣一個好的老師你可不能放過，要常常去請教；常常請教，老師知道你好學，才肯認真教你。這個教學是廣泛的，譬如課程之外的，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，我所學的東西怎麼能用得上，應該怎樣應用才恰當，這都是問題。問功課的問題，這種學生多，問我所學的怎麼能落實到工作上，很少很少。

所以今天學校裡面的學生，他有做事情的能力，他不會做人，他不會生活。什麼原因？我也是在學校念書出來的，也在學校教過幾年書，我很清楚。學生從來不問這個問題，沒有問到，我學的這個東西怎麼用在生活上。所以，雖然考試能考九十幾分，能考一百分，不會做人，不會做人就不會處世，這就是現在社會的現象。每年你看看高等學府畢業出來的人有多少，博士、碩士太多了，可是一般公司行號想雇人，找不到人。這些人有能力做事，不會做人，不會做人有的時候就會把你公司搞垮，為什麼？得罪人。於是不敢雇，那麼變成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，真的畢業就失業，畢業之後找不到工作，失業，這是現代社會現象。

古時候沒有，古時候是學而優則仕，不願意出來做官就變成隱

士、高人，他們生活雖然很辛苦，生活非常快樂。顏回就是很好的榜樣，生在亂世，有道德、有學問。我相信《論語》裡面開頭這句話，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」，我相信這句話孔老夫子很可能是從顏回這個地方所感嘆的。顏回在弟子當中，夫子的評判是第一，但是處於亂世，一生不得志。而夫子本身亦復如是，他老人家本身一生也不得志，這師徒二人在那個時候確實人不知而不慍。孔夫子的出名是後代，到什麼時候？漢武帝制定國家教育政策，採取孔孟學說為教育主修的課程，這樣才把他的身分、地位提高，後來成為萬世師表，後人。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也是默默無聞，這個我們要知道，真的是大德，後世出名也是大福報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明師很難遇，可遇不可求，遇到之後要問疑，無論是哪方面的疑惑都要化解，所以說斷疑你才真正能生信。

第二個意思，「約思修者，雖對教日，心眼不開，責聖道之不生，何其惑矣」。這個過失就更重了，但是這兩種學生淺深差別不一樣，前面是初學，聞慧是初學；後面這一段就有相當的深度了，真正在做研究，真正在落實、學習。這一類的人雖對教日，「教」在此地是說佛菩薩的教誨，「日」是比喻，佛菩薩的教誨是真實智慧，智慧是光明，用日來比喻、來形容，聖人的教學像太陽一樣普照十方。但是自己怎麼樣？心眼不開，這是我們一般講開悟，他不悟，雖然天天接觸聖教，不開悟。這什麼原因？看下面一句你就明白了，「責聖道之不生」，他不回過頭來檢點自己，他怪別人。怪別人什麼？怪佛菩薩沒有加持他，沒有保佑他，怪經典為什麼這麼深，為什麼這麼難懂，怪老師沒有好好的教導他。你看他自己一點責任都沒有，一點過失都沒有，過失全在外面，這就是他自己真正的過失。

豈不聞聖學，不但是聖學，世間學術也不例外，一分誠敬得一

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，這個事情很明顯。一個老師教二十幾個學生，我們過去在台中跟李老師學經教，就是現在講的學講經。他開個經學班，培養弘法人才，這個班辦了兩年，他老人家一生只辦過這麼一次，兩年就結束了。二十多個同學，我們在一起學習，我在班上算年輕的，我們二十幾個人，大概比我年歲小的有六、七個，比我小的，三分之二年齡都比我大。我們二十多個人，老師在一個講堂上課，我們這二十多個學生都在聽講，都聽老師的，各人得的益不一樣。得益不一樣，跟諸位說，就是學生對老師的誠敬不一樣，就應了印祖這句話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。凡是誠敬從哪裡表現出來？認真學習。接受老師授課的時候，一心專注，一面聽課一面還打妄想，不行！一面聽課，一面私下跟同學還雜心閒話，不行！你怎麼能成就？

所以，學生哪個能成就，哪個不能成就，老師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他在講台上往下一看，哪個人專心，哪個人散亂，清楚！專心的人得益，心散亂不專的人不得益。講經亦復如是，講經就是授課，就是上課。講經時候的聽眾跟上課情形不相同，上課學生是固定的，講經聽眾不固定。有的人天天來，一堂不缺；有些人偶爾來，一個星期來個一、兩次；有些人甚至於一年看到一、兩次，流動性很大。講經這種場所是對大眾的，不要求大眾天天來，天天來聽當然有好處。我們《華嚴經》是採取講經的方式，就是對大眾授課的方式，不是對學生。對學生的講法，我們就不會講得這麼詳細，為什麼？他的課本是一貫的，真的所謂是點到為止，學生天天在學，他要一直學下去的。可是面對大眾，流動性很大，我們就要有慈悲心。怎麼個講法？今天有一、兩個人他一生當中可能只來聽這一次、兩次，他聽了要不得受用的話，那我們就對不起他。

佛氏門中不捨一法，佛氏門中不捨一人，一個人一生當中有一

次接觸，這個緣都很殊勝，我們都要想到，都要顧及到。因此，我們字字句句這個經文講得很廣，講得很深，你縱然來聽一次，這一次你也能聽到一個完整的利益，你沒有白來。這就跟教室裡頭對學生授課的方式不一樣，學生授課，今天不行，他明天還來，今年不行，還有明年，他有很長學習期間。面對廣大群眾，甚至於國外來的，真的，他只能夠來兩、三天，甚至於確實只能來一次，統統都要顧到。這個才叫普度眾生，普遍的幫助有緣的眾生，一次的接觸都是有緣。

我們顧慮到了，他自己能不能得益就在他自己的誠敬，誠敬就是專注。具足我們剛才講的信心，他有自信心，這非常重要。佛法講信心，第一個是講信自己，相信經本、佛菩薩的教誨，相信講經的法師，一心專注，他能得利益。甚至於他聽經得的利益超過了講經的人。有沒有？有，很多，古人所謂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，就這個道理。講經雖然講得沒錯，講的人未必真修，這一品經裡頭統統都說到；但是聽經的人他如果善根深厚，他一聽就覺悟，他就能依教奉行，超過老師，這種情形在教學裡面很多，不難見到。所以，諺語才講「善教不如善學」，會教的人難得，會學的人更難得。中國古人常講，「有狀元的學生，沒有狀元的老師」，哪一個教書先生是狀元出身的，沒有。多半是秀才，秀才教出來的學生考中狀元，超過老師，這個在歷史上太多了，真幹。你看一個人中了秀才之後，一生做秀才，就不能夠再上去，都有原因的，不是沒有原因。

我們這一品經讀完之後，真的得很大的啟示。所以這些業障，總而言之統統叫做業障，這麼許許多多業障，我們有沒有？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，這都是堯舜教的，孔子常常提到，孟子也常常提到，聖人的話。我們遇到困難，遇到阻礙了，不可以責備別人，那你



是錯誤，你不會有長進，不可以怨天尤人，要反省。過失肯定在自己，自己沒有真正的德行，不能感化別人，沒有真正的學問，不能解決問題。學問是真智慧，真智慧能解決問題；沒有真實智慧，你怎麼能解決問題？

我們生在這個亂世，無論是家庭，無論是社會，非常複雜。多少聰明人天天在想方設法來解決，能解決得了嗎？愈解決麻煩愈多。現在社會上最嚴重問題是消弭衝突，衝突能消滅得了嗎？不可能，正是老子所說的話，「和大怨，必有餘怨」，這不是解決的辦法。所以中國古聖先賢教我們，怨仇要化解，冤家宜解不宜結。化解從哪裡化解起？反求諸己，真正能化解，從自己本身做起。我常常講，我是把儒佛合起來說，我們真幹，幹得有效。哪個人沒有怨家債主？這一生沒有跟人家結冤仇，還有前生前世，生生世世，不可能的事情，怨親債主每個人後頭都一大堆，都沒有法子計算的。怎麼個化解法？

要從自己內心，把對人、對事、對物對立的念頭化解掉，跟任何人不對立，跟任何人不起衝突。遇到即使極大的毀謗、侮辱、陷害也不放在心上，為什麼？這叫化解。化解不是從外面，不是從對方，從自己內心化解，你的心就非常快樂，不亦悅乎！真的，這個化解久了，你自己所謂相隨心轉，體質也隨心轉，真的就變了。那些怨親債主看到你這個樣子也歡喜：算了，原諒他！不要跟他計較了，他是個好人。這就是自己真誠到極處，感動別人，這個方法才真正能化解，化解衝突。對立、報復的念頭沒有斷，永遠不能化解，生生世世冤冤相報，沒完沒了。好，這首偈我們就講到此地。

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看勤首菩薩偈頌第七首：

【如人無手足。欲以芒草箭。遍射破大地。懈怠者亦然。】

清涼大師註解裡面跟我們說，這是第五個比喻，「闕緣心廣喻

，喻愚人無淨信手以持定弓，復無戒足以距惑地，以劣聞慧箭，欲遍射破業惑厚地，空欲難遂」。註解文字雖然不多，把這首偈的比喻都說出來了，我們學習清涼大師這一段的開示，經文的義趣盡在其中。這是比喻愚人（愚痴之人）沒有淨信，把淨信比作手，你看把戒比喻作足，『如人無手足』。『欲以芒草箭』，芒草製的箭怎麼能夠射穿東西？這像小朋友的玩具一樣，你用它來射地，想把地射穿，那不可能的事情，這是比喻『懈怠』。

第一個淨信，真的是難。什麼叫淨信？如果對於你所修學的有絲毫疑惑，你的信心就不清淨；清淨信心非常希有，人有淨信，哪有不成就的！佛在《金剛經》上告訴我們，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，信心清淨就是此地講的淨信，這個清淨的信心沒有，難！太難了。說到這個地方使我想到我早年受戒的時候，我出家之後兩年才受戒。我出家就教佛學院，也教了兩年，也在各地方講經，一出家就幹這個事情。兩年之後，這才有緣去受戒。受戒回來之後，當然第一個是看老師，感謝老師的教誨，我的老師是李炳南老居士。

我去看他，還沒進門，他在大廳裡面，我在門外，看到了。看到，他就指著我：你要信佛！你要信佛！很大的聲音，講了好幾句。我聽了都莫名其妙，我怎麼不信佛？我要不信佛我怎麼會學佛？我要不信佛怎麼會出家？我要不信佛怎麼會去受戒？所以他講的話我有疑惑。我走進去，他叫我坐下，我坐下來，老師知道我有疑惑，不要等我開口，他老人家就說了：「信佛不容易！不要以為你現在已經受了戒回來，你就信了佛，有許多甚至於老和尚，到八、九十歲，臨命終時還不信。」我是愈聽愈迷惑，不知道他講的是什麼意思。最後他說出信的標準，什麼叫信？依教奉行才是信。這個我就體會到了，我們學的沒做到，他這一提我就明白。

你說我們一般講受三皈入佛門，我入佛門大概是一年多，我跟

章嘉大師一年多才皈依。還是別人勸我的：你的福報太大了，你能夠親近大師，大師親自教你，不容易，你還不皈依？我心裡想，好，我皈依！這正式拜他老人家為老師，他給我一個皈依證，也給我取了法名，實際上這都是形式。是皈依了，皈依的意義不懂，什麼時候我才把皈依的意思搞清楚？我講《六祖壇經》的時候才真搞清楚、真搞明白。《壇經》裡面有傳授三皈，六祖大師在開示裡頭說「皈依覺，皈依正，皈依淨」，跟我們平常傳授三皈不一樣，我們平常傳授都是念的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」。六祖能大師不是這麼說的，他說皈依覺、皈依正、皈依淨，然後再接著說「佛者覺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淨也」。

他為什麼要這樣說法？六祖去我們一千三百多年，唐朝時候的人，他為什麼不說皈依佛法僧，一定要說皈依覺正淨？所以我們讀書人從他的語氣能體會到，唐朝那個時候，大概對於皈依的觀念逐漸起了變化。那就是什麼？有形式沒有實質，又何況一千三百年之後的現在，統統是形式。形式得不到利益，缺緣，一定要曉得三皈真正的意義。我們今天受了三皈，形式上受了，實際上呢？實際上完全沒有。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依然是迷而不覺，依然是邪而不正，依然是染而不淨。諸位想想，是不是這樣的？別人是這樣，自己也不例外，也是這樣的，還是迷邪染。

三皈叫做「翻邪三皈」，也就是從迷邪染回過頭來依覺正淨，覺正淨是自性三寶，不是依外頭。佛法不依靠別人，要靠自己，自性覺是真佛，自性正是真法，自性淨是真僧，佛是教我們皈依自性三寶。我們有沒有回頭？皈就是回頭的意思，回歸，依是依靠，這個意思深。今天我們在日常生活，處事待人接物，我們依什麼？我們依迷邪染。所以，起心動念無不是罪，《地藏經》上說的，說得一點都不錯。迷邪染怎麼會不造罪業？起心動念是造罪業，言語動

作也是造罪業，出不了三界，出不了輪迴。佛教導我們，這是正法，正法是教給我們要回歸自性。佛門裡面祖師大德常說，把你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找到，那個本來面目就是自性，就是覺正淨，覺正淨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。那麼我們今天在六道裡頭搞輪迴，面目全非，不就是這麼一回事情嗎？

找回來從哪裡下手？從信。相信自己自性具足覺正淨，自性具足戒定慧，具足無量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你從這個地方建立信心。這正是儒家《三字經》上所講的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本性本善是我們的本來面目，我們今天為什麼變得這麼不善？迷而不覺是不善，邪而不正是不善，染而不淨是不善。迷邪染是不善，什麼是善？覺正淨是善。儒沒有佛講得那麼透徹，沒有佛講得那麼詳細，你說儒有沒有講到？講到了，你細心去體會，正是聖人所見，大略相同。所以一切要反求諸己，這就對了，不可以怨天尤人。

蕩益大師在《要解》裡面跟我們講六個信，這是入佛門的第一課，「信自己」，剛才說過了。「信他」，他是什麼？他是老師。我跟這個老師學，我不信他，你還能有成就嗎？我們的根本老師是釋迦牟尼佛，我們稱本師釋迦牟尼佛，根本的老師。你相不相信？你不相信他，你怎麼能學到東西！老師不在了，老師不在老師的教訓還在，經典就是老師的教誨。留下來的這些教科書、講義在，佛所講的是教科書，祖師大德的註解是講義，你相不相信？先決條件，你跟這個人學，你就得信他，不信他決定不要跟他學。為什麼？你跟他學浪費時間、浪費精力，你一無所獲，這就錯了。你對這個老師相信，對他有信心，對他尊重，他說的話我們完全接受，完全依教奉行，師生關係才能建立，這是真的關係，不是假的。老師承認他是我的好學生，學生承認這是我的好老師，師資道合。不敬不行，陽奉陰違得不到利益。

我們自己做過學生，也做過老師，這個經驗很豐富，自己是從這裡走過來的。誰能得利益？具足清淨信的人能得利益。所以尊師重道，絕對不是這個老師覺得自己了不起，「我有道德，我有學問，你們對我要尊重」，不是的，如果老師有這個念頭，他一文不值。老師看到這個人尊師重道，就曉得這個人對道學重視，非常認真受教，老師要特別照顧他，你要不照顧他，你對不起他。他有十分誠敬，你就要教他十分，你教他九分，還欠一分，對不起學生。如果這個學生只有三分誠敬，你不要教他四分，為什麼？那一分是白教，他裝不進去，他那個器只有那麼大！所以你能得多少，還是在自己，不在老師，這反求諸己太對了！所以對老師要相信。

第三，信理、信事，宇宙之間一切萬法都有理、也有事，這些理事經典上都講得很清楚；理事之外，還有因、還有果。藕益大師講這六個字，「信自、信他、信事、信理、信因、信果」，這樣你的信心才具足，信心才圓滿。對於自、對於他，沒有疑惑，對於理、事沒有疑惑，對於因、果沒有疑惑，叫淨信。這個淨信可不容易！誰具足淨信，這個人一生決定成就；教下決定大開圓解，宗門決定大徹大悟，念佛決定得理一心不亂，生實報莊嚴土，你說這個信心多重要。現在這個人學佛學得也不錯，沒有信心，信心不足，他還有疑惑。甚至於有疑惑自己還不知道，自以為是，不肯向高明請教，這在修學的態度上就差了。古時候自己有疑惑，不恥下問，到處去請教，叫參學。參學什麼？參學是到處請教，求別人開示，求別人指導，虛心求教他才能成就。稍稍涉獵，絲毫貢高我慢，輕慢別人，高抬自己，決定不能成就。

首先講淨信，有淨信才有定，為什麼？我信老師我一定跟這個老師學，老師所教導的我能夠理解，我能夠依教奉行。我跟章嘉大師三年，他老人家圓寂了，我佛學的根基是章嘉大師奠定的，我非

常感激他。沒有那三年的根基，我跟李老師學教，也會像此地所說的缺乏淨信。我的基礎是章嘉大師奠定的，以後在台中十年學教能有一點成就，靠那個基礎。那個基礎裡頭，尊師重道，一心專注，所以心是定的。李老師特別教我，就是入門的時候三個條件，這三個條件是定功。第一個條件，你拜我做老師，跟我學，從今之後只可以聽我一個人講經說法；其他的無論是法師、大德講經說法一律不准聽，只能聽他一個人的。為什麼？心定。所以你看你對老師有沒有信心，你有信心你心定了；你沒有信心，老師這麼說，偷偷的還去聽別人的，這就不行。

第二個，你眼睛會看，你會看佛經，你會看這一切書籍，你所看的文字，不經過我同意，包括佛經，都不准看。想看的東西一定向老師報告，老師同意才可以，連佛經都是這樣，何況別的。心定了，不亂看，不亂聽、不亂看，心定了。第三個條件是你從前所學的我都不承認，要全部放棄，從今天起從頭學起。為什麼？過去學的東西我要承認了，你會拿這個東西來辯論，老師還要跟你辯，這多辛苦！一概不承認，不作數。末後跟我說，這三個條件也不是永久的，五年，五年之內一定要遵守。我們這才懂得，古時候的人拜老師，五年學戒，什麼戒？就這三條戒。五年為期，五年當中一定要遵守，這個五年你的心定下來了。我學得很好，很有受用，三個月之後就有效果，心清淨了，半年之後效果就很殊勝，就對老師這個三條非常敬佩。五年之後，我就向老師說，這個方式很好，我自己發心再守五年，老師笑著點點頭。

我遵守他這三條教誡十年，出來講經說法，弘法利生，教學相長，有能力禁得起磨難，有能力禁得起考驗，靠這兩個老師的指導，一切懂得反求諸己，決沒有怨天尤人。但是初學，煩惱習氣在，要修忍辱波羅蜜，最初的時候不怨天、不尤人，是忍！忍耐著。慢

慢以後功夫深了，智慧逐漸現前，才真的化解了。所以，我如果像那些算命先生給我算的，壽命只有四十五歲，我四十五歲就走的話，我的功夫是在忍辱，沒有智慧，沒有定慧；有忍辱才能夠到禪定，有定功才能生智慧。所以我今天有這麼一點定慧，是壽命延長了三十年，沒有這三十年的話，我那個時候的功夫是忍辱，在六波羅蜜裡面只有前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後半沒有，精進、禪定、般若沒有。以那個基礎，再有二、三十年功夫，學習才能夠契入境界。

我一生這些歷程，你們同修要是細心的人都能夠理解。為什麼？看看我早年，早年沒有錄相，有錄音，你聽聽我在三十年前講經的錄音帶。你聽聽那個時候的，聽聽三十年前的，聽聽二十年前的，聽聽十年前的，聽聽現在的，你就曉得那個進步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不一樣。現在走向什麼？純淨純善，向這個目標邁進。什麼都能忍，無論是跟什麼人相處，你要怎麼樣我都隨順，沒有反對的意見，什麼都好。為什麼？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你有執著，你有分別，錯了！本師釋迦牟尼佛什麼都能忍，接觸一切眾生，天天到外面托鉢，給什麼吃什麼，沒有不歡喜的；有好吃、有難吃？沒有，用心念把境界擺平了。這佛常講的，一切法從心想生，自己純善純淨的心把外面境界擺平了，擺平就是一真法界；十法界、六道、三途不平，平等就是一真法界。所以，有淨信而後才有定，這個定比喻作弓，你才拿到定弓。

「復無戒足以距惑地」，因為偈頌裡面講「如人無手足」，手是比喻信，足是比喻戒。你看又沒有信，又沒有戒，這怎麼行？這兩個字太重要了，這是修學的根。「戒是無上菩提本，長養一切諸善根」，這是佛在《華嚴》上講的。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，我們從哪裡學起，從規矩，規矩就是戒律，你要守規矩。我跟李老師學習

，要守他這三個規矩，這三條戒。在佛門裡面，根本的戒律是「淨業三福」，這是根本的指導原則，最高的指導原則，三條十一句。第一條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，你做到沒有？這個四句完全落實在十善業，《十善業道經》，《十善業道經》雖然是經，但是實際上是戒律。這是什麼？這是學佛的預備課程，沒有正式學佛。像我們讀書一樣，先讀預科（預備班），然後再進入正科班，這是預備班。

我們連預備班都沒有讀過，怎麼能進入正科？正科是第二條，第二條三句，「受持三皈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」。三皈覺正淨你才能學得到，你沒有前面第一條，第二條學不到。所以，我們今天受三皈、受五戒、受菩薩戒，都是形式，沒有實質，實質一定要從第一條建立。你看第一條，我剛才給你講了那麼多，是「奉事師長」，但是第一句「孝養父母」，不孝父母的人他怎麼會尊敬師長？奉事師長的人決定孝順父母。所以孝是根之根，佛法是師道，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，你說這多重要。

入門正是世尊教導我們的，「不先學小乘，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」。你看淨業三福，你不按照這個程序去修學，非佛弟子。孝親尊師、十善業是世間法，佛法是建立在世間法的基礎，師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。你沒基礎怎麼行？然後你才曉得我這幾年為什麼那麼重視《弟子規》，《弟子規》裡面所講的就是孝親尊師，我們「淨業三福」前面兩句，後面兩句就是十善業道。《十善業道經》過去我詳細講過一遍，好像是八十個小時，我自己不清楚，聽說光碟是八十片，應該是八十個小時。八十個小時太長了，所以我又把它濃縮、精簡，做了一個節本，希望把八十小時變成四十個小時，便利於初學。這個節本好像也做好了，應該很快就可以流通，這是基礎。



然後才能夠真正修學三皈、五戒、菩薩戒，或者出家的沙彌戒、比丘戒，你才真正能夠受持，真正能做到，歡歡喜喜，一點困難都沒有，奠定德行的基礎。再往上成就學問，大學問！「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」，自行化他。這是順序，不能夠躐等的，躐等就錯誤。所以，我們今天的戒足就是弟子規、十善業道、三皈、五戒，戒足。你有這四樣東西，不能躐等，這四個次序不可以躐等的，弟子規後面十善業，十善業後面三皈，三皈後面五戒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你有戒足了，你有淨信，你有手。你這個人很健康，有手有足，不像此地講的這個人沒手沒足，他能成就什麼？這叫有手有足，然後才能往上提升，才能發展。

以距惑地，惑是什麼？誘惑、迷惑。你有淨信，你有戒定，現在人講你有免疫的能力，外面這些病菌你不害怕了，你有免疫的能力。換句話說，你只要有淨信，有戒定，你就能夠不受現代社會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的誘惑。距惑，拒絕它的誘惑，不受它的誘惑，這就對了。為什麼我們今天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在面前你還會動心？你沒有淨信、沒有戒定，你會動心，你會受它影響，你會犯錯，你會墮落，道理在此地。功夫不深的人明知故犯，沒有辦法，忍不住，還是要犯，戒定功夫不夠！怎麼辦？你要盡量迴避，少接觸，最好不接觸。所以古時候初學的人，定慧功夫不到家，住山，寺院庵堂都在深山裡，人跡罕至，很少人到那裡去。從前的人工作都很辛勞，哪有像現在還有放假觀光旅遊，從前沒有。

再是「以劣聞慧箭，欲遍射破業惑厚地」，業惑是無量劫來累積的煩惱習氣，這個太厚太大了。你只有小小的一點聞慧，戒定慧，你就想來破無量劫累積的這樣厚、這樣廣的業惑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智慧開了，明心見性，業惑就沒有了，業惑沒有，就像空中的雲彩沒有了，日光遍照大地，沒有雲層障礙。你自性裡面的般若

智慧完全透出來，自性裡面的德能相好完全現出來了，跟十方一切諸佛如來無二無別，這就是為什麼要學佛。有人問：很奇怪，你為什麼要學佛？正確的答案，學佛沒有別的，無非是恢復自己本性本善，恢復自己本性本具的智慧德能而已，這是應該的。我們自性本善，現在變成不善，自性有那麼多智慧德能，現在都失掉了，我今天接受這個教育，要恢復。你要問，恢復就是成佛，能不能成佛？能！你為什麼有那麼大的自信心？這是自性本有的，怎麼會不能？

馬鳴菩薩說得好，「本覺本有，不覺本無」，我們今天煩惱、習氣、業障本來沒有，本來沒有的當然可以消除，可以把它斷盡，本來有的當然可以恢復。不是說本來沒有的我要求，那就很難，能不能得到是個問題；這是本來有的。所以理要搞清楚、要搞明白，我們的信心才能生得起來，由信心達到淨信，這個非常重要，淨信可不是初學就能夠得到的。所以最初學佛是迷信，佛是什麼一無所知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這叫正信。這就不是迷信，是正信，就是我有理由信他，有條件的信他；到一切疑惑都斷掉的時候，叫做淨信。一個人從正信到淨信，少則十年，多則三、四十年，淨信才現前。所以學佛，我也常說要長壽，沒有長壽，淨信還沒有現前，壽命就到了。這是什麼？這也叫業障，這是煩惱。

《八大人覺經》裡面講的四種煩惱，死是一種，我還沒有成功，壽命到了。所以，沒有足夠的時間，你達不到這個境界，中下根人。上上根那是例外，那真是所謂一聞千悟，上上根人。我們不是那個根性，中下根人，中下根人需要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。我自己非常幸運，真的是佛菩薩保佑，能活這麼大的年歲，學佛五十四年，講經四十七年；世尊講經四十九年，我再講兩年就四十九年。沒有這麼長的時間不行，對於中下根人來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智慧開才能夠破煩惱，也就是《華嚴經》上講的妄想分別執著，真智慧開

了，這個東西沒有了。真心裡頭沒有妄想分別執著，妄想分別執著就是業惑，分別、執著屬於業，是煩惱；起心動念是惑，是迷惑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